

域外文叢

江西省外国文学学会 编

YUWAI
WENCONG

WWC

域 外 文 丛

(第 一 期)

江西省外国文学学会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50 千

1983 年 7 月第 1 版 198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统一书号: 10110·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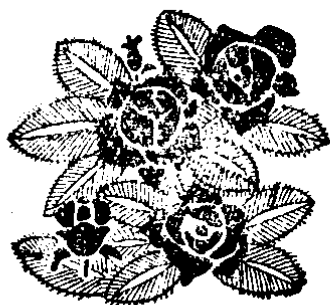
定价: 0.95 元

I1
5
2:1

1318 \ 10

域外文叢

江西省外国文学学会 编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南 昌

B 069305

目 录

一九八三年七月

-
- 5 做好对外国文学的介绍、研究和评论工作（代序） 俞 林
-
- 9 认真学习马克思的美学思想 程代熙
- 17 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美学研究
方向的理论贡献 刘 赋 姜哲军
-
- 26 缪塞剧作简论 柳鸣九
- 38 诺里斯简论 毛信德
- 51 试论《麦克白斯》的总纲和哲学依据 王维昌
- 63 一曲人道主义的悲歌
——《约翰·克里斯朵夫》鸟瞰 刘国屏
- 74 论K 周平远
-
- 84 《十日谈》和框架结构 方 平
- 90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
——果戈里讽刺艺术一瞥 杜宗义
- 100 敏锐而犀利的艺术审察力
——《静静的顿河》阅读偶记 胡正学

104 淡雅中见深沉 含蓄中寓激情

——屠格涅夫创作的艺术特色管见

丹 丁

114 杨周翰教授谈比较文学

白 晶

118 也谈堂吉珂德和阿Q形象

张 谨 之

133 三个同型的故事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和两个民间故事的比较

董星南

138 青出于蓝 后来居上

——两篇《狂人日记》的比较

何茂正

144 同留青冢向黄昏

——由巴黎茶花女墓和南京李香君墓所想起的

陈钟英

148 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点体会

叶君健

165 由左琴科小说引起的联想 [附记]

徐 迟 蒋天佐

168 略谈西方有关“回到自然”的文学

傅修延

177 “姑母作主”，还是卡列宁无耻？

金 毅

180 永不凋谢的悲剧之花

——读拉辛的《昂朵马格》

江伙生

189 “罪恶与哀愁的戏曲”

——读霍桑的《红字》

肖采云

197 大仲马的《蒙梭罗夫人》

陈祚敏

200	俄国讽刺文学大师谢德林	李明滨
210	当代苏联作家介绍	浩 宇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尤里·邦达列夫	
	瓦西里·贝科夫	
221	鲁迅研究在日本	邵鹏健
226	外国文学流派介绍	王惟甦
	方兴未艾的新新闻主义	
	什么是“垮掉的一代”文学？	
232	辛格短篇小说两篇	
	她的儿子	张立民译 胡文华校
	冒 险	杨 健译
251	健康证	(美) 弗兰克·约贝著 陈冠商译
260	五点四十八分班车	(美) 约翰·奇弗尔著 张经浩译
271	埃及之夜	(俄) 普希金著 戴启篁译
284	哈娃·鲁宾	(波) 亚·希温托霍夫斯基著 林洪亮译
304	法国作品两篇	郑琳耀 张世俊译
	一个讨厌的犯人	莫泊桑著
	一位乡村医生的诊断	儒勒·罗曼著

做好对外国文学的 介绍、研究和评论工作

(代 序)

俞 林

社会主义文化不能从空地上建立起来，我们必须汲取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继承、革新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是主要的，但是，汲取和借鉴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并加以改造，溶化，使之变成自己的血肉，从而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也是不可缺少的。闭关锁国，排斥一切外来的文化，是十分错误的，这不仅使我国与外国文化相隔绝，也妨碍我国自身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主张广泛地学习和借鉴外国古代、近代和当代的一切好东西，这是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所需要的。

回顾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我们看到，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最早学习的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就文学方面来讲，主要是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虽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但对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确实是一种冲击的武器，很多从事推翻清朝腐朽统治，要求民主共和的革命先驱者，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英勇献身于革命事业的。

十月革命后，中国人通过俄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高尔基被介绍到中国来了，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第一批反映俄国革命的作品，如《夏伯阳》、《士敏土》、《铁流》、《毁灭》等介绍过来了，使中国广大读者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很多青年把这些作品看成是革命的教科书，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著作摆在同等的地位。这是因为，对青年来说，文学作品更容易阅读和接受。

与此同时，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仍然发挥着它启蒙的作用，不少青年就是通过阅读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引起对旧社会不合理制度的怀疑、反感和抗议，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

以上谈的是外国文学在政治思想上起的进步作用，对于文学创作说来，它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现代小说、新诗、话剧、电影……无一不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开创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坚持“拿来主义”，把拿来的东西加以吸收、消化，从而丰富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抱残守缺、闭关锁国，高唱保护“国粹”，一概排斥外国文化的主张，则是错误的、反动的。

在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化，又有了新的意义。现在与“五四”时期不同，那时，揭露旧社会的罪恶，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对我们有着某种启蒙的作用；今天，我们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上，研究和鉴别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之用。我们有气魄、有能力把人类文化遗产中一切有用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这种“洋为中用”的方针是与闭关自守和崇洋媚外截然不同的，后两者都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本性不相容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与外国的文化交流中，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不可避免的会乘机侵入。这种现象，今天已经出现。在我们对外经济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的时候，必须高度警惕这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要看到，很多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就是通过文艺形式涌进国内来的。因此，我们对外国的东西，决不能不加鉴别，兼收并蓄。近几年来，在大量介绍外国优秀作品的同时，也确实“引进”了一些不健康、格调低、宣传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反理性主义，甚至是反动、淫秽的东西，使我们的一些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思想上引起了混乱。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外国文学的介绍、研究和评论工作。对外国的东西，决不能采取囫圇吞枣的态度，更不能饮鸩止渴。对于外国消极的东西盲目吹捧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过去，我们在研究和评介外国文学时，曾经有过教条主义的偏向，不适当地给外国作家和作品贴标签，离开了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用今人的观点强求于古人。这种“左”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错误，我们一定要避免重复。但是，我们决不能走上另一个极端，即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分析和评论外国文学。拒绝先进理论的指导，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就会走上邪路。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批评过他那时的一些自然科学家，说他们拒绝先进哲学的指导作用，但他们既然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于是就盲目地从各种哲学著作中去寻找，结果“完全作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

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恩格斯这段话也适用我们文艺工作者，适用于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同志。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也只在于：是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配，还是愿意充当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受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反理性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所谓“主义”的支配。因此，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学习，是我们做好对外国文学的介绍、研究和评论工作的重要条件。

为了开展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和评介工作，我们需要一个阵地。由江西省外国文学学会编辑的《域外文丛》就为外国文学工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阵地，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外国文学丛书，除发表翻译作品外，将刊登研究外国作家与作品、探讨各种文学流派和艺术风格、以及介绍外国文学知识等方面的文章。我相信，这个丛书会得到省内外外国文学工作者的欢迎和支持。我盼望作具体编辑工作的同志，兢兢业业，在省内外同志们的帮助下，把丛书办好，为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一九八二年八月于南昌



（上接第16页）

的简单介绍。这里的介绍远远未能概括其全部内容及所有分歧。因为这在事实上是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

围绕马克思《手稿》中美学思想而进行的讨论，完全是学术问题。对于学术问题，周扬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得十分明确，即“必须允许并鼓励自由讨论。”“通过自由讨论，促进认识的发展，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们应该鼓励建立不同的学术派别，各学术派别的争论对于繁荣学术、推动美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所谓自由讨论，就是说必须允许批评，同时也允许反批评。否则，那还有什么自由讨论？”这对于我们的讨论，是有指导意义的。我们只有抱这种态度来探讨问题，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认真学习马克思的美学思想

程代熙

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的一部未完的读书笔记，1844年4月至8月间写于巴黎。在国外学术界，有时就称之为《1844年手稿》，更多的则是简称它为《巴黎手稿》。马克思的这部《手稿》是1927年在他的遗著中被发见的，并在1932年由苏联人第一次全文公之于世。《手稿》原来并无标题。现在大家熟悉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个书名，也是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在编辑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时由编者代拟的^①。半个世纪来，苏联及欧美各国的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手稿》十分瞩目，对其中异化劳动、人性（包括人道主义）及美的规律等问题，尤感兴趣。对于《手稿》是否是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一开始就有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例如，苏联人认为是马克思的不成熟的著作，所以将其编入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集》，而未正式编入《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的《马恩全集》，虽然将其收入第42卷，但仍列为“早期著作”，并与他们认为是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严格分开。他们所持的理由是，马克思的《手稿》还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尤其是费尔巴哈的

^① 这里需要顺便说明的是，1932年时，德国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一译兰修特和迈约）曾出版过《手稿》的第一个德文单行本，稍早于苏联的德文版《马恩全集》第3卷。但德国人出版的这个德文本不是全文本。

影响。而德国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在他们出版的德文《手稿》单行本的《前言》里，则视《手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德曼在他1932年发表的《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谓：《手稿》“对于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进程和全部含义具有决定的意义”，并毫不掩饰地说：“切不可高估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相反地，这些著作暴露出他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①这就是西方长期流行的“两个马克思”这种谰言的最早的版本。东德科学院中央哲学所所长M·布尔在196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不仅认为《手稿》是一部不成熟的著作，甚至更进一步认为《手稿》是一部“大杂烩”，是“不成系统的残篇断简”，是“马克思从传统的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法国的唯物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从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从青年黑格尔分子，从莫泽斯·赫斯和恩格斯那里接受下来的……庞杂思想”。与布尔殊途而同归的法国新左派的首脑人物、巴黎大学的哲学教授阿尔都塞也不承认《手稿》是马克思的成熟著作，根本不承认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西欧及美洲的各国“新左派”也莫不如此）。他认为把《手稿》当成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人，是在以假乱真。

对于《手稿》的这类争论，在近半个世纪里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有时十分激烈。但争论得最多的还是关于异化、人性及美学问题。这三个问题虽然属于不同的范畴，但就美学而言，则又与异化及人性问题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卢卡契就是从异化、人性（包括人道主义）出发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的。他在1945年写的一篇重要文章里说道：“人道，也就是对人的本性性质的热衷研究，属于每一种文学、每一种艺术的本质。与此紧密相关，每一种好的艺术，每一种好的文学，如果它

① 以上引文均见《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8、79、80各页。

不仅热衷研究人、研究人的人性性质的真正本质，而且还同时热衷维护人的人性完整，反对一切对这种完整性进行攻击、污辱、歪曲的倾向，那么它们也必定是人道主义的。因为所有这些倾向，特别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倾向，在任何别种社会中都没有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采取如此非人的形式——正由于在表面上似乎有着一副客观的物化的面貌——所以一切真正的艺术家、一切真正的作家，不管这些有创造才能的具体个人采取态度的自觉性有多大程度，他们对人道主义原则之被践踏总是本能的敌人。”^①他说“马克思从分析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人物出发，强调指出了金钱的反人道、对人的本质歪曲颠倒的作用”^②。卢卡契认为，巴尔扎克之所以能克服他世界观的保守倾向和阶级偏见，能够对他那个时代的法国社会生活的真正本质作出正确的反映，就在于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带来了人的肢解和畸形化”，并且他为了“维护人的完整性使其不受肢解”而“痛恨这种畸形化”^③。

被西方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其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被他歪曲了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上的。萨特认为自由选择是人的一种天性。但是在异化了的环境里，人的“自由选择”成了“不自由的选择”。人本来想选择幸福与快乐，但最后获得的却往往相反，不是不幸，就是痛苦。所以他说社会是荒诞的，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理解的。另一个法国存在主义者丁·伊波里特更直截了当地说：“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萌芽，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来的异化思想。”

号称具有六十年悠久历史的西德法兰克福学派，即“社会研究学会”的当今代表人物，也是美国“新左派”的理论权威赫·

①② 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页。

③ 同上书，第298页。

马尔库塞则与萨特不同。由于马克思在《手稿》里谈到男女之间的性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最自然，亦即本能的关系，于是他就把马克思同弗洛伊德生拉硬扯地联系在一起。于是在西方有的人认为马尔库塞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救出了”马克思肯定精神的能动作用的“精华”。这些人，连马尔库塞在内对马克思在《手稿》中讲过的下面这段话不是充耳不闻，就是视而不见，马克思的话是：“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的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这就是说，即便象人性的这种“自然属性”，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最自然的关系”，也因人是社会存在物而打上了社会的烙印。

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手稿》的第一个中译本（何思敬译，宗白华校）^①；1979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刘丕坤的重译本，接着，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又在刘译本的基础上作了某些订正，并将其收入《马恩全集》第42卷。以上这些本子都是据俄译本翻译的，或者说是以俄译本作主要底本的。朱光潜先生又在1980年根据马克思的德文原著，将《手稿》中涉及美学问题的章节和段落另行译出，并加上详细的注释。

在“文革”前的十年，即在1956—1966年里，随着《手稿》的中译本的出版，我国学术界也开始了对《手稿》的介绍和初步研究的工作。例如，笔者在1959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马

① 胡秋原先生在台北《中华杂志》1979年9月号上著文称：“马克思（原文如此）有一部手稿，出世以后引起全世界学术界的讨论，至今还在讨论，使马克思形象改观，而只有苏俄和中共不大知道或不愿研究和讨论——这便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见台湾学术界人士对祖国大陆学术界的情况是多么的生疏。参见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刘惠林先生的文章：《对胡秋原关于马克思巴黎手稿的批判的批判》，载《社会科学战线》杂志，1980年第3期第43页。

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共产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册所写的《前言》及读书札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两篇文章里，就介绍了《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与此同时，在报刊上也发表了几篇介绍《手稿》中异化问题的专文。但应该承认，在“文革”前十年，对马克思《手稿》的研究毕竟是很不够的。

迨自“四人帮”被人民清除之后，诚如周扬同志在《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里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经过十年动乱，饱尝痛苦辛酸，看够了‘四人帮’一伙的丑恶表演和由他们所造成的无数丑恶现象之后，要求过真正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许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在重新探索着思考着理论上的和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的问题。现实生活和新的艺术实践提出了许多新的美学问题，有待我们回答。”正是由于现实生活的这种要求，在最近几年里出现了学习美学、研究美学，特别是学习、研究马克思《手稿》中美学思想的热潮。短短数年之间，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报纸、刊物、论丛、专集上就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专论文章^①，单是专门研究、讨论马克思《手稿》的美学思想的文章，就笔者读过的就有四十余篇。这是前所未有的盛况。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是著名美学家、理论家，有的是在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和研究人員，也有的则是三中全会以后的首届研究生。在作者的年龄上则包括了老中青三代。

这些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大致是这样几个方面：

（一）关于对《手稿》的评价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带国际性的，而且也是一个扯了几十年的老问题。有这样两种相当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的《手稿》还没有完全超越费尔巴哈的界限，因此还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把共产主

^① 1982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杨适同志的专著：《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研究《手稿》的专著。作者只评述了《手稿》的哲学思想，未触及《手稿》中的美学问题。

义说成是“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的实现，就明显地表明他一只脚还牢牢地站在费尔巴哈的观点上。另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的《手稿》诚然有着费尔巴哈的影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还应该看到《手稿》中超越费尔巴哈思想的一面。有的作者就根据《手稿》中所表明的关于美的概念的内容，从客观性、实践性、创造性、阶级性和发展的观点等五个特点指出，马克思不仅克服了康德、黑格尔，而且也克服了费尔巴哈的局限。有的作者甚至说马克思在《手稿》里所阐发的那个关于美学的实践观点，就必然会导至美学领域里的彻底革命。

（二）马克思在《手稿》中阐述了他的美学观点或者说提出了他的美学思想，就这一点来说，文章的作者们是都承认的。但是对于《手稿》中的美学思想的评价却存在着相当尖锐的分歧。有的作者认为《手稿》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崛起，人类美学思想从此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部《手稿》本身是美学史上一部除旧布新的文献，它从根本上宣告了旧美学的终结和新美学的滥觞，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另几位作者则认为马克思《手稿》中所表明的那些美学观点只具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意义。前者侧重的是美学本身，后者主要着眼的则是哲学本身。由于基本出发点不同，因此在一些具体的美学问题和美学观点上分歧就更其尖锐。例如，对于“人化的自然”这个问题，就存在着绝然相反的两种看法。有的作者认为马克思在《手稿》里提出了“人化的自然”的思想，而且认为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讲的就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有几位作者则根本否认《手稿》中有这样的美学思想，例如有一位青年作者在他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有些美学家自称从《手稿》获得依据，主张“自然的人化”的美学，尽管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但是他们却背离了唯物主义，一头倒向唯心主义的怀抱。这不但是对《手稿》基本思想的歪曲，对其中马克思美学观点的歪曲，也是对马

克思主义的偏离。这一连两个“歪曲”和一个“偏离”，可以说是把持这种观点的人心里想说的话，说尽了，也说绝了。

（三）在美的规律这个问题上，虽然大家都认为是马克思在《手稿》里提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但是对它的理解却很不相同。分歧主要是由于对《马恩全集》第42卷上的这句话的不同理解造成的。那句话是：“……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这个“内在的尺度”是指人的即主体的尺度还是指物即对象本身的尺度？有的作者认为是指对象的尺度而言，因而建议把这句译文改为“并且到处都能运用对象所固有的尺度”，并认为“内在的尺度”一语译得不够准确，它的本意是指生来就具有的，所以最好译为“固有的尺度”。另一些作者则认为马克思指的是人自身的尺度，即主体的尺度。

持前一种观点的作者对《手稿》中提出来的美的规律作了如下的解释：人为了解决本身衣食住行的需要，例如要种植稻麦，就须按照稻麦生长的规律来经营；要驯养马、牛、羊等家畜，就须根据它们生理上的特点来放牧和喂养。人作为“万物之灵长”，能够发现、掌握和运用任何一种对象本身所固有的“尺度”来达到自己特定的目的。但是，人制造不出任何一种对象的“尺度”。马克思说一个最蹩脚的建筑师在用蜂蜡制造蜂房之前，就已经在脑子里把它制出来了。这就是讲这个建筑师已经掌握了制造蜂房的知识。如果认为这是指人按照人作为“属”的尺度来制造蜂房，那就势必会得出，或者趋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人能够制造任何事物所固有的尺度，亦即客观规律。对于这一点，持这种论点的作者说，我们的感受是很深的。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使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受到了很重的惩罚。林彪、“四人帮”一伙按照他们封建法西斯的意志来指挥文艺，结果是把革命文艺窒息完事。马克思说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生产”这句话的真谛，就是要人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要尊重